

41945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41
200030 220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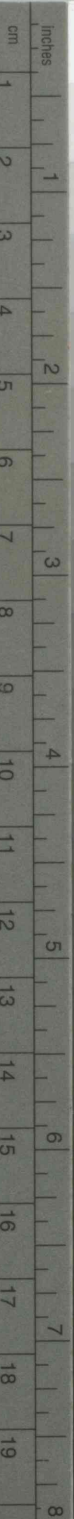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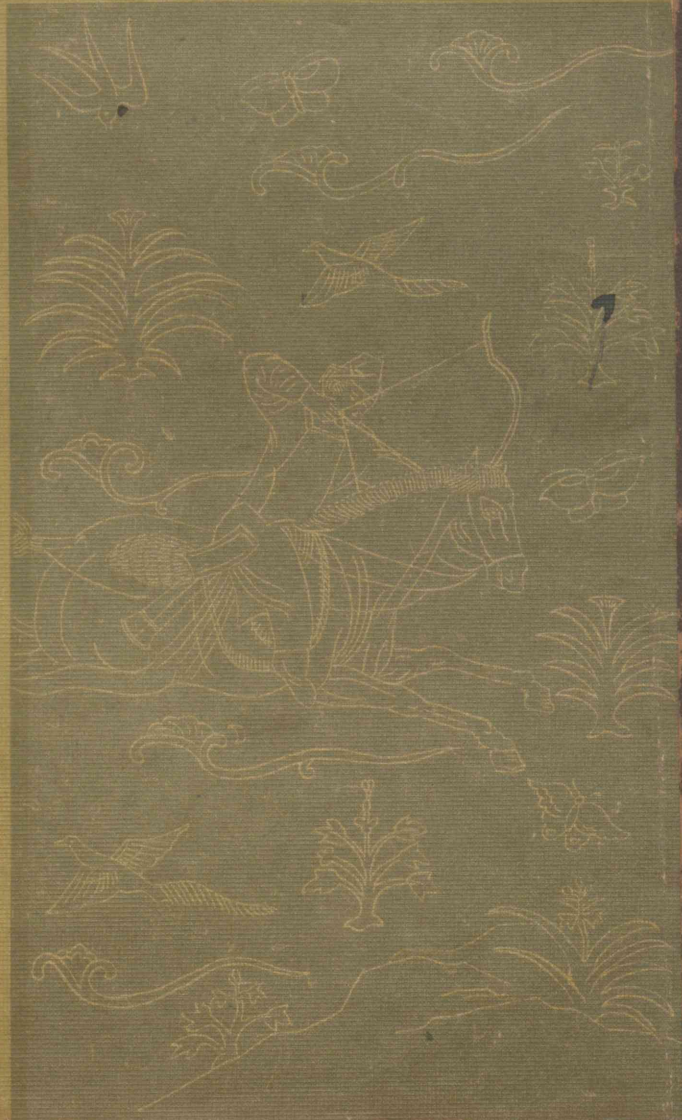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41  
2000302205

選

鹽谷温編

卷一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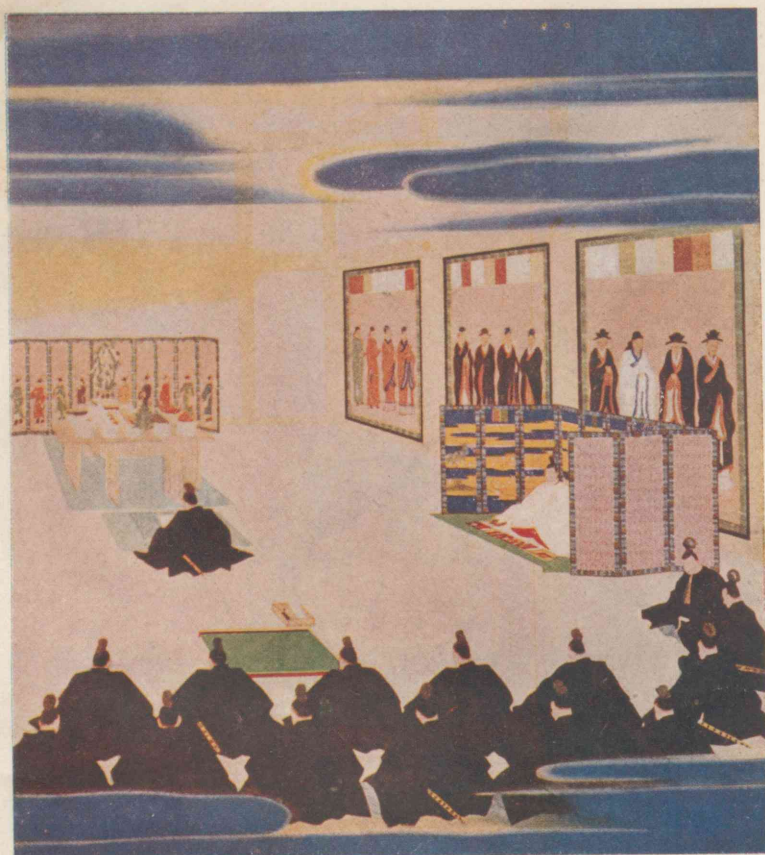
2000302205

395-9  
Sh15

資料室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  
中國學校國語漢文教科書

文部省檢定濟



五箇條御誓文

文學博士 鹽谷 溫 編

# 新訂 漢文精選

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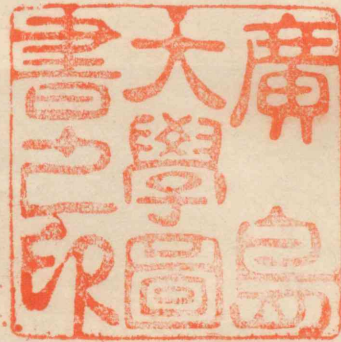
株式會社 弘道館 發行

乃善年子松子氏為年一A號  
種目經

広島大学図書

2000302205





新訂漢文精選卷一 目次

一	五條普文	重野安	一
二	伊勢神宮	青山延壽	二
三	宣長明邦典	重野安	三
四	謙信義俠	賴襄	五
五	小早川隆景	中村和	七
六	格言	大槻清崇	八
七	森蘭丸	大槻清崇	八
一	重主命		八
二	不欺主		九
八	茶博利休	大槻清崇	一〇
九	細川藤孝	大槻清崇	一二

二 賴山陽

日本外史鈔一

二 重盛忠孝

一 鹿谷謀議

二 是私事何言大事

三 敵人何在乎

四 報怨以恩

三 右府營皇宮

三 米田某

四 本多氏絕命詞

五 格言

六 清正重舊誼

七 清正讀魯論

葡池純 一三

賴 襄 一五

一五

一七

一九

二二

二五

二六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六 謁加藤公廟

九 台德公逸事

三 義直好學

三 忠興譬喻

三 捕鯨

日本外史鈔二

三 宇治川先登

一 池月磨墨

二 先登第一

四 一谷之戰

一 義經向西門

二 向鶴越

五 題常磐抱孤圖

廣瀨建 三三

鹽谷世弘 三四

鹽谷世弘 三四

鹽谷世弘 三六

齊藤正謙 三七

賴 襄 三九

賴 襄 三九

賴 襄 四二

賴 襄 四六

賴 襄 四六

賴 襄 四八

梁川孟緯 五一

六	須磨(練習)	齋藤正謙	五一
七	格言		五二
六	屋島之戰	賴	五三
	一 逆櫓之爭		五三
	二 宗高射扇		五六
元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五九
三	忠春授甲	鹽谷世弘	六一
三	源義公諭諸士子弟	青山延子	六二
三	二 樂	安積信	六三
三	村上義光	大日本史	六五
	一 奪還錦旗		六五
	二 吉野陷		六六
	日本外史鈔三		

四	正成勤皇一	賴	六八
三	正成勤皇二		七一
三	高德唱義	賴	七四
七	高德題櫻圖	齋藤一德	七五
六	義貞攻鎌倉一	賴	七六
元	義貞攻鎌倉二		七八
四	新田公	大沼厚	八一
四	塚原卜傳	依田百川	八二
四	孔孟之道	原	八四
四	仁齋化賊	原	八五
四	真儒者	原	八七
四	白石友誼	蒲生重章	八八
四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廣瀬建	八九

四	殺生徂徠	原	善	九〇
四	格言			
四	松下聯壁	岡本	監輔	九三
五	臨別與諸生 <small>(練習)</small>	吉田	矩方	九四
五	松門受教	伊藤	博文	九四
	日本外史鈔四			
五	湊川之戰一	賴	襄	九五
五	湊川之戰二			
五	楠公列子圖	賴	襄	九九
五	四條畷之戰一	賴	襄	一〇〇
五	四條畷之戰二			
五	月照傳	浦生	重章	一〇五
五	西鄉南洲傳一	土屋	弘	一一〇

五	西鄉南洲傳二	西鄉	隆盛	一一八
六	偶感	木戶	孝允	一一八
六	偶成	鹽谷	時敏	一一九
	三題南洲先生終焉碑陰 <small>(練習)</small>			
	日本外史鈔五			
三	河中島之戰一	賴	襄	一二〇
三	河中島之戰二			
三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賴	襄	一二五
三	桶峽之戰一	賴	襄	一二五
三	桶峽之戰二			
	附錄			
	系譜 <small>(平氏源氏楠木氏新田氏)</small>			
				一二七



新訂 漢文精選 卷一

文學博士 鹽谷 温編

一五條誓文

重野安繹

重野安繹、薩摩ノ人、成齋ト號ス  
天皇、第百二十二  
代明治天皇  
紫宸殿、宮中ノ正  
殿ノ名  
國是、國家ノ大計  
經綸、天下ヲ善ク  
治ムルコト  
維新、王政ノ改マ  
ルコ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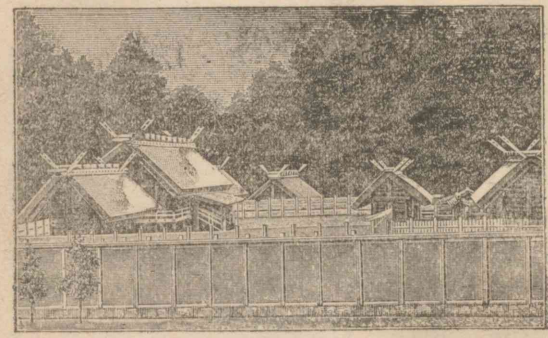
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天皇御紫宸殿、率文武百官、誓天神地祇、約五事、大定國是。曰、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曰、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曰、求智識於世界、大振起皇基。是謂五條誓文。維新政體、以此為基礎焉。



天神地祇 國是 經綸 陋習。  
官武一途——君臣一體——忠孝一致。

二 伊勢神宮

青山 延壽



伊勢神宮

伊勢山田祀豐受大神。世稱外宮。神殿昔以茅茨儉素。不文以存上古遺風。宮外老樹參天鬱鬱蔥蔥。蓋千年外物使人悚然起畏敬念。內宮在五十鈴川上。祀天照大神。殿宇規制與外宮無異。抑此二

青山延壽、水戸ノ入、鐵槍ト號ス

山田、三重縣宇治山田市ナリ

茅茨、カヤアキ

悚、音シヨウ、オソル

規制、ツクリ

宮者、歷世天皇尊奉以為神宮。而儉德如此。不似他神社佛閣極巧麗。以炫耀流俗之目。洵可敬仰也。

老樹參天 巧麗 炫耀 鬱鬱蔥蔥——鬱蔥

神路山積翠鬱然。五十鈴川繞其麓。水清沙明。有橋架之。曰宇治橋。

三 宣長明邦典

重野 安 釋

本居宣長、伊勢松阪人。常以究邦典明古道自任。謂古道之傳于今者。賴有古事記耳。因欲註釋以公世。患無良師。會賀茂真淵以公事來。松阪宣長

炫耀、音ゲンエウ、目ヲクラマ

本居宣長、國學ノ大家、賀茂真淵ヲ師トス  
賀茂真淵、遠江ノ人、國學ノ大家、門人甚ダ多シ

萬葉集、我國最古ノ歌集

龜勉、音ビンベン、ツトム

躡等直前、順序ヲフマズ、一足トビニススムコト  
鑽研攻苦、苦心シテ研究スルコト  
古事記傳、古事記ヲ詳細ニ註解シタル書  
淹博精核、ヒロククハシキコト

往見之、執弟子禮、具陳其意。真淵謂之曰、明古道、宜先究古言。究古言、莫善於萬葉集。予專精萬葉、將漸及古典。今老矣。子年方壯。勉匪懈、必能成業。然事有先後、登高自卑。躡等直前、竟無所得。子其記之。宣長服膺其言、鑽研攻苦、遂著古事記傳四十四卷。經三十五年而成。時年六十九。淹博精核、貫穿古今。邦典因以大明。其見真淵、終身不衰。



本居宣長

前後一次。後惟寄書以質疑義而已。而言必稱師終身不衰。

宣—宜。 怠—忘。 倦—倦。

登高自卑—行遠自邇。

兩森芳洲、年八十一、始將學和歌、而意謂、先莫如熟讀古歌。自今讀古今集者、一千遍、而後自賦者一萬首、其或有所少通焉。乃經二年、千遍畢、又三年而萬首就。

四 謙信義俠

賴

襄

武田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今川氏真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上杉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

兩森芳洲、名ハ東、對馬侯ニ仕フ  
賴襄、安藝ノ人、山陽ト號シ、天保三年京都ニ歿ス、年五十三  
武田信玄、甲斐ニ在リ、上杉謙信、越後ニ在リ、共ニ兵ヲ河中島ニ出ダシテ信濃ヲ爭ヘリ  
今川氏真、義元ノ子、駿河ニ在リ  
北條氏康、小田原ノ城主、關東ハ州ヲ領ス

氏政、氏康ノ子、其ノ第三郎ハ謙信ノ養子ナリ

勝頼、信玄ノ子長篠、愛知縣ニ在リ、天正三年、織田・徳川兵ヲ併セテ、大ニ武田勝頼ヲ此ニ破レリ  
宿將、前代ヨリノ名將、ワカキムス弱子、コ

公爭<sup>ハ</sup>所<sup>レ</sup>爭<sup>ハ</sup>在<sup>ル</sup>弓<sup>ニ</sup>箭<sup>ニ</sup>不在<sup>ル</sup>米<sup>ニ</sup>鹽<sup>ニ</sup>請<sup>フ</sup>自<sup>レ</sup>今<sup>レ</sup>以<sup>テ</sup>往<sup>テ</sup>取<sup>ル</sup>鹽<sup>ヲ</sup>於<sup>テ</sup>我國<sup>ニ</sup>多<sup>ク</sup>寡<sup>ク</sup>唯<sup>ニ</sup>命<sup>ヲ</sup>乃<sup>チ</sup>命<sup>ジ</sup>賈<sup>ス</sup>人<sup>ノ</sup>平<sup>ニ</sup>價<sup>ヲ</sup>給<sup>フ</sup>之<sup>ヲ</sup>  
信玄卒<sup>ス</sup>此條氏政<sup>ハ</sup>馳<sup>テ</sup>使<sup>テ</sup>告<sup>グ</sup>之<sup>ヲ</sup>謙信<sup>ハ</sup>謙信<sup>ハ</sup>方<sup>ニ</sup>食<sup>ス</sup>舍<sup>テ</sup>箸<sup>ヲ</sup>而<sup>シ</sup>歎<sup>ク</sup>曰<sup>ク</sup>失<sup>フ</sup>吾<sup>ノ</sup>好<sup>ム</sup>敵<sup>手</sup>矣<sup>ハ</sup>世<sup>ニ</sup>有<sup>ル</sup>復<sup>ス</sup>此<sup>ノ</sup>英雄<sup>ノ</sup>男子<sup>乎</sup>因<sup>テ</sup>潛<sup>シ</sup>然<sup>シ</sup>流<sup>シ</sup>涕<sup>ス</sup>者<sup>久</sup>一<sup>之</sup>

勝頼敗<sup>ル</sup>於<sup>テ</sup>長篠<sup>也</sup>武田氏<sup>ハ</sup>老<sup>シ</sup>臣<sup>宿</sup>將<sup>多</sup>死<sup>ス</sup>越<sup>後</sup>將<sup>士</sup>說<sup>キ</sup>謙<sup>信</sup>曰<sup>ク</sup>甲<sup>斐</sup>兵<sup>新</sup>敗<sup>可</sup>乘<sup>也</sup>謙<sup>信</sup>曰<sup>ク</sup>我<sup>レ</sup>與<sup>ニ</sup>信<sup>玄</sup>數<sup>十</sup>戰<sup>不</sup>能<sup>取</sup>及<sup>ニ</sup>其<sup>死</sup>悔<sup>ハ</sup>弱<sup>子</sup>乘<sup>敗</sup>取<sup>之</sup>何<sup>以</sup>對<sup>テ</sup>天<sup>下</sup>也<sup>ニ</sup>

著一著。 潛一潛。 悔一悔。 困一困。 破(破壊)一敗(尙敗)。

中村和、豐前中津ノ儒者、栗園ト號ス

大内義隆、周防・長門二州ヲ領ス



小早川隆景

上杉謙信勇武絶倫、善用兵。又好文藝、其征能州、適、值、九月十三夜、會諸將宴飲、賦詩曰、

霜滿軍營秋氣清。 數行過雁月三更。  
越山并得能州景。 遮莫家鄉憶遠征。

五 小早川隆景 中 村 和

陶晴賢弒其主大内義隆。 毛利元就欲討之。然衆寡不敵、詢之於衆。三子隆景時年十九。進曰、宜奉勅命、以誅之。軍之勝敗非多寡

史、書記

大槻清崇、仙臺ノ人、磐溪ト號ス

也。元就然之。乃使香川左衛門尉光景奏之。遂討滅賊。

小早川隆景使侍史急作書且謂曰事甚急宜靜心以書之。侍史於是得無誤寫。(中村和)

六 格 言

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論語)

大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北齊書)

七 森蘭丸

一 重主命

大槻清崇

織田右府、石大臣信長

圖、音カフ、閉ツ

轟然、音カツゼン、カタリトイフ音

廢、行ハレズ

款款、音クワンモン、スヂ

織田右府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右府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轟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公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公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公也。故謹開而闔之矣。

聰慧。愛寵。反命。開—闔。緊—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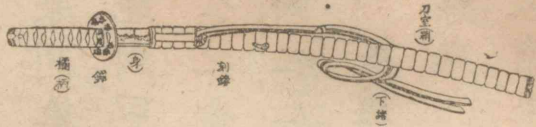
二 不欺主

又嘗奉右府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

暗射、イヒアツ

是以、ココヲモツ  
テ

三茶期



丸潛料記其數。右府伺知之、而不言也。  
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  
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眾爭射  
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右府問、汝  
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  
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  
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右  
府悅其誠實、不欺、給以其刀。

暗—詰。 愧—說。 漆—膝。 料—料。

八茶博利休

大 槻 清 崇

利休、泉州堺ノ  
人、姓ハ千、名  
ハ宗易  
茶博、茶ノ博士

織塵、音センデ  
ン、ワツカノ塵  
瀟洒、音セウシ  
ヤ、サツバリ  
躊躇、音チウチ  
、ダメラフ

風趣、趣味

地ノ系



利休、初學茶儀於茶博紹鷗。紹鷗嘗欲試利休才、  
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  
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織  
塵。林樹瀟洒、青翠欲滴。利  
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  
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  
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  
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祕訣而授焉。利休得  
宗匠名、始于此。

帚痕如拭。 不留織塵。 林樹瀟洒。 青翠欲滴。

八茶博利休

九 細川藤孝

大槻 清 崇

細川藤孝、幽齋ト號ス、足利氏亡ビレ後、織田氏ニ仕フ  
播磨、音レンレ  
ン、公卿ヲイフ

馬銜、音バガン、  
馬ノクツワ

領、音ガン、ウナ  
ツツ  
從レ此、自レ此ニ同  
シ

孝  
藤

藤 孝 花 押

細川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播紳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

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

君波麻太、遠久波行而我袖乃、

袂乃淚、比江志果年盤。

藤孝領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

沈奥妙、至窮古今集秘訣。

少小—少年。深沈奥妙—蘊奧。秘訣—秘傳。

清少納言、清原元輔女也。有才學、與紫式部齊名。仕皇  
后定子、被眷遇。皇后雪後、早坐宮中、顧云、「香爐峯雪如何。」少納  
言默起、前褰御簾、皇后賞其慧而有學。(山下直温)

一〇 賴山陽 菊池 純

賴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安藝人、賴惟完之子。為人高麗蹙眉、眼光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己隨人。其去國誓



山陽外史

賴 山 陽

菊池純、紀伊ノ人  
三溪ト號ス、將  
軍家茂ノ侍講ヲ  
リ  
賴惟完、春水ト號  
ス、安藝藩ノ儒  
官  
高麗、ホホ骨ノ高  
キコト  
炯炯、キラキラト  
光リカガヤクコ  
ト

古今集、醍醐天皇  
ノ時、紀貫之等  
勅ヲ奉シテ撰ス  
皇后定子、一條天  
皇ノ皇后

三本木、京都市、地名

天保、仁孝天皇、年號

悉、ヨク知ル意

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文政六年、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花竹樹、又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天保三年六月、患喀血。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強構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及秋、疾益劇、以九月二十三日、歿于家。時年五十三。初襄在京師、聲名重於一時。四方文士游京者、爭來求見、皆一切謝絕。平素讀書、攻文、常語人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真知我者也。識者以為知言。未嘗屈己隨人。不復著朝服、見貴人。

日本外史鈔 一

一一 重盛忠孝

賴

襄

一 鹿谷謀議

仁安、六條天皇、年號  
隨身兵仗、警護、武士  
治承、高倉天皇、年號  
平時忠、高倉天皇御母ノ兄ナリ

仁安元年、平清盛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治承元年、重盛任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第宗盛為右近衛大將。當是時、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平時忠謂眾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朝臣舉嫉平氏專橫、

鹿谷、シシガタ  
ニ、京都市ノ東  
ニ在リ  
福原、神戸市中ニ  
在リ

檢非違使、檢舉・  
裁判ノコトヲ掌  
ル役  
鞠、音キク、罪ヲ  
シラブルコト  
掠治、拷問ノ意

後白河法皇亦積不能平。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  
為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  
子婦。然成親殊希為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  
滅平氏。陰受院勅與僧西光源行綱等會鹿谷謀  
議。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馳赴福原。面  
清盛告之。清盛大駭。直歸京師。入西八條第。悉召  
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  
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  
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清盛命縛西光至。痛掠  
治之。得實。乃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乃往。比

釋駭、打續キテ駭  
ガレキコト  
耦進、音グツシ  
ン、並ビ進ムコ  
ト

云爾、レカイフ  
惡左府、左大臣藤  
原賴長、性慧黠、  
世惡左府ト稱  
ス

及西八條見甲士釋駭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  
經遠妹尾兼康耦進。猝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  
采邑。居常。凶徒。釋駭。掠治。  
不若自首。非平族者非人也。

二是私事何言大事

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  
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  
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  
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與行死刑。  
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賴



殃慶、積善ノ家ニ餘慶アリ、積不善ノ家ニ餘殃アリ

亟、速ナリ

田村曆、桓武天皇ノ時、征夷大將軍ニ拜セラレ、蝦夷ヲ征シテ功アリ

新院、崇徳上皇重仁親王、崇徳上皇ノ皇子故院、鳥羽法皇

猖獗、音シナツケツ、ワルヅヨキコト

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曆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

官家、皇室ヲサシクテマツル

細人、小入

北面、院ノ武士

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自我爲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

覆育、亡狀。猖獗。危殆。異日。細人。族滅。善惡之應、殃慶立至。

三 敵人何在

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

直衣、ナホシ、昔四位以上ノ人ノ通常服  
大臣大將、重盛當時内大臣ニシテ左近衛大將タリ關、宮門

乘、音キ、アツマ  
觀、音キユ、望ムマツキコトヲ望ム

四恩、天地・國王・父母・衆生ノ恩ヲイフ  
寫原親王、桓武天皇ノ皇子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  
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  
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  
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咄甲觀。謂重盛曰：「吾察  
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聞群小彙進，覬覦  
不已，而徒放任不顧，則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  
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  
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  
四恩，皇恩為最。抑我門雖辱，桓武天皇之胤而降  
為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

内昇殿、禁中ノ殿  
上ニ昇ルヲ許サ  
ルルコト、院昇  
殿ニ對シテ云フ  
駢植、音ベンチ、  
立チ並アコト

草草、アワタダレ  
クスルコト  
較著、明白ナルコ  
ト  
三公、左右大臣ト  
太政大臣若シク  
ハ内大臣トイ  
フ



盛 重 平

部卿聽内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  
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  
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  
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為官  
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  
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  
當，退陳事由。則朝家豈有  
不齎成，何必草草為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  
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  
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

源下野守、義朝、  
六條判官、義朝、  
父、爲教ナリ

感、音セキ、憂ニ  
同シ

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  
源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  
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觀乎欲忠則  
不孝欲考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  
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而  
後發且言且泣舉座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  
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  
計之乃起入內

群小彙進 觀觀不已 何所不至 何必草草爲也  
生觀是感不若死也 嚮昔之決自有在焉

四 報怨以恩

德源、音シヨウヨ  
ムルコト  
勅、戒ナリ

重盛願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  
等何不匡救乃德源之也出勅將士曰欲從公赴  
院者見重盛到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  
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  
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  
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  
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  
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  
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

院宣

(あつたてはまのり)

令、ヨクス、善ナ  
連然、涙ノサメザ  
メト落ツルサマ  
謬、音ヒウ、アヤ  
マリツクハル

盛在焉。當以<sub>レ</sub>身請<sub>ニ</sub>。清盛惶懼曰、爲<sub>ニ</sub>我語<sub>ニ</sub>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sub>ニ</sub>事事。唯<sub>ニ</sub>卿令<sub>ニ</sub>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sub>ニ</sub>父爲<sub>ニ</sub>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sub>ニ</sub>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sub>レ</sub>枉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sub>レ</sub>恩、使<sub>ニ</sub>人慙愧<sub>ニ</sub>。

縱令。匡救。怨憑。憂慮。院宣。惶懼。謬傳。  
何不匡救。不復事事。不負平生。

父母有過諫不逆。(禮記)

頽廢、コハレスト  
ルルコト  
茨牆、イバラノイ  
ケガキ  
門闕、門ノレマリ

二三 右府營皇宮

大槻 清崇



織田信長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闕。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闐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磁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見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幘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辦供御、舉廢典、續常

磁團、ダンゴ  
禪衣、音タンイ、  
ヒトヘモノ  
瑣尾、衰微、オチ  
アルルコト

淡然、明ナルサ  
マ、リツバナル  
以還、ヨリコノカ  
名分紊、君ト臣ト  
ノ名目分限ノワ  
カラスコト

職。然後、淡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  
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  
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  
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

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

一三 米田某

大 觀 清 崇

佐久郡、長野縣ニ  
在リ  
竹牌、竹東トイフ  
モノ、竹ヲツカ  
ネテツクル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  
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牆。俄而信玄欲分  
其陣為兩隊。使三井某、米田某、遙傳令於別將。飲

何用、勇者、勇者  
ノ必要ハナイ  
爲所中、アテラ  
レヤウトスル  
噤、口ガトチテ言  
フコトガアキヌ

復命、使ノ返事ヲ  
申シ述ベル  
意氣從容、心ガエ  
ツタリトオチツ  
クコト  
辭令如故、コト  
バツカヒガツネ  
ノトホリ  
細故、ササイナコ  
義以勝之、義ガ  
重クテ、死ヲ畏  
レヌ心ニカツ

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  
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  
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為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  
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  
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  
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  
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  
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慙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慎。況  
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

勇以鼓之、勇氣  
ガ強クテ、死ヲ  
畏ルル心ヲハダ  
マス

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信玄亦能使入矣。

一旦悔之、豈可再乎。苟畏矢丸、何用勇者。

一四 本多氏絕命詞 大槻 清崇

本多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蓐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恠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為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

就蓐、ネテキル  
枕頭ニテカヨル  
コト  
大人、音タイジン  
子ノ父ヲ呼ブ敬  
稱

御恩越受志、君越思邊盤。

譯曰：「死可惜兮。噫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兒童走卒、所皆知而歎賞。今不必言。持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主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呼忠矣夫。」

一五 格言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於忠。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什、詩ヤ歌ノコト  
ココハ歌ノコト  
藹然、音アイゼン  
サカンナルサマ

奄然、音エンセン  
ソノママ、タチ  
マチ

(論語)

豐谷世弘、江戸ノ人、宏隆ト號ス、幕府ノ儒官

駿府、今ノ静岡市  
時ニ徳川家康殿  
府ニ在リ

一六 清正重舊誼

鹽谷世弘

慶長十四年三月肥後國主加藤清正過大阪見  
豐臣秀賴遂候于駿府于江戸先是諸侯承豐臣  
氏恩顧者以大阪日微事  
秀賴稍怠獨清正置邸大  
阪每東行多從士卒必過  
省秀賴時俗剃鬚髯而清  
正長髯自喜本多正信以  
其私語之曰以予觀於公  
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  
大阪邸二也東行備兵三  
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頰



加藤清正

甲有髯以藉之則肅然不撼撤大阪邸負太閤舊  
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

過省 負舊誼 肅然不撼 緩急不及事

髯 鬚 撤 徹 藉 籍 閣 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論語)

一七 清正讀魯論

大槻清崇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阪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  
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  
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魯論、論語ナリ  
亞相、大納言ナリ  
權大納言前田利  
家ノコト

惕然、音テキセン  
ハ字オソルルサ  
マ

胡孫、權ナリ

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良臣矣。余當時瞻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艙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游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矚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座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寧靜子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

矣馬融曰、友謂顏淵也。曾子曰、可必能、六尺之孤、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臨大節而不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也。君奪者、不可侵奪之也。君子入與君子入也、曾子曰、士不可

正平版論語

輔翼、ダスケダス  
ク  
旅次、旅行ノ途中

廣瀬建、豊後ノ人  
淡窓ト號ス

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巳。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龜井茲矩、從豊太閤有軍功、公將與因幡半、茲矩謝曰、主公欲錄臣功、不必神州地也。若被賜琉球、幸莫大焉。公喜其壯膽、索筆親題所執扇、曰、龜井琉球守、以與之。(木内倫)

一八 詣加藤公廟  
寸木難支大廈頽  
遺孤可託真君子  
丹心抵死未會灰  
夙誦曾參一語來  
廣瀬建



一九 台德公逸事

鹽谷世弘

台德公、二代將軍  
德川秀忠

猿樂、サルガク、  
今ノ能ノコト

台德公幼時、使人讀書而聽之。猝有怒牛、登堂奔突戶障。左右狼狽失度。公神色自若、閱書不輟。豐太閣與諸將觀猿樂。有虎破檻出走、攀堂階。諸將或起或走。虎進向加藤清正。清正按劍叱之、轉近公座。公端坐睨之、虎乃去。

奔突戶障。狼狽失度。神色自若。

二〇 義直好學

鹽谷世弘

德川義直、家康ノ  
第九子ナリ

尾張大納言德川義直幼時在駿府、諸公子學猿樂。義直獨不學。侍臣或勸之。笑曰、吾為將種、弓馬

膏音カウ、アア  
ラ  
辱、音キ、日ノヒ  
カリ  
砒砒、音コツコツ  
ハタラツサマ

蕭然、音キフセン  
一致スルサマ

一聯、對句ノコト

不是底、ヨカラザ  
ル、底ハ今ノ俗  
語、的ノ字ニ同  
シ

輔臣、家老ノコト  
紀伊大納言、賴宣、  
義直ノ第十リ

刀劍、吾學之。雜技何為。及長、好讀書、焚膏繼晷、砒砒不倦。朝野屬望。



直 義 川 德

後享大封、厲精圖治、獎勵文武、以身為範。舉藩翕然嚮

化。嘗題一聯、挂柱曰、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一日、輔臣寺尾土佐、語紀伊大納言事、有所譏評。義直不應、顧視柱聯。寺尾愧而退。

雜技何爲。焚膏繼晷。矻矻不倦。  
屬精圖治。舉藩翁然嚮化。

二 忠興譬喻

鹽谷世弘

通大義、アラマ  
レノワケヲサト  
ル



細川忠興、少壯好學、通大義。其語道理、善取譬喻、喻人。台德公嘗問、如何是良材、對曰、川德公嘗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爲良材。公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爲如何。皆答不解。公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

激蕩磨淬、音ゲキ  
クウマサイ、浪  
ニモミミガカル  
ルコト

澤殊耀。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  
譬喻。良材。激蕩磨淬。風濤——風波——風浪。  
險阻——險難——艱難。砥礪——切磋琢磨。

三 捕鯨

齋藤正謙

今茲天保辛卯夏初、玉井生自南紀來、盛談熊野捕鯨事。曰、鯨之來、每在冬春閒。群漁預具走舸、以待聞螺鳴、輒發疾如電。各載三人、一人操櫓、一人持鏢、一人視旄。旄長三丈。漁長執之、立高岡上。麾之、右衆舸從而右、麾之左、亦從而左。進退分合、惟旄是視。往逆鯨於洋中。鯨來如山嶽之移、噴沫成

齋藤正謙、伊勢津  
ノ藩士、拙堂ト  
號ス  
天保辛卯、天保二  
年  
南紀、和歌山縣紀  
伊國  
輒、スナハチ、ス  
グニノ意  
鏢、モリ、ヤリ、  
旄、音バウ、旗ノ  
類、之ヲ振リテ  
指揮スルモノ  
麾、サシマネク、  
サシツスル

鼓譟、ハヤレタツ  
ルコト

邪許、音ヤコ、カ  
ケゴエゾイフ

高募重賞、高キ賞  
ヲ懸ケテ登リ、  
重ク賞スルコト

雨、不可嚮近。乃轉出於其背、鼓譟怖之、驅入灣內。衆躬從之、爭擲鏢聚於鯨背。及鯨創重將斃、募一壯夫入水、刀屠其腹、貫索而出、繫以兩大船。邪許曳之。比至沙際、金鳴躬散。乃置酒饗衆、賞先登及入水者、各與十金、餘有差云。其紀律之嚴、進退之節、及高募重賞得人之死力、似深於兵法者矣。

刀屠其腹。聞螺鳴輒發。進退分合、惟鹿是視。

預—豫。操—繰。曳—洩。

**釋**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

日本外史鈔二

二三 宇治川先登

賴

襄

一 池月磨墨

後白河法皇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義仲留衛京師。世呼曰旭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人所嗤笑。法皇頗厭義仲暴逆。屢使使召賴朝。義仲終反。元曆元年正月、賴朝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川。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

元曆元年、壽永三年ニ當ル  
敵、フレアマミヲ出  
スコト

罷、疲勞スルコト

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給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見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公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給之高綱感喜謝曰公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

浮島原、帶岡縣駿  
東郡二在リ

愠、本字八愠

二良、二人ノ良將



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

于浮島原。景季視群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

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被踰我。我寧與被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被非梶原

四郎、高綱ナリ  
久闊、久シク相見  
ザルヲイフ  
公、賴朝ヲイフ  
晒、微笑スルナリ

勢多、滋賀縣瀬田  
町ノ地  
宇治、京都府ニ在  
見兵、現兵ニ同ジ  
現在手許ニアル  
兵

邪公之屬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給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廢借之。聞磨墨已給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公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廢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舉止粗野。不敢期生。公之屬我殆爲是也。

二 先登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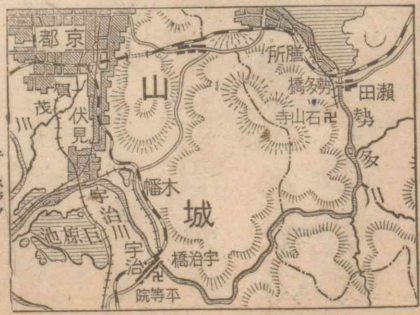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

功最、功績ノ次第  
最ハ第一

鷲廳、音ガウクワ  
イ、カマビスレ  
キコト  
平等院、宇治ニ在  
リ

架、橋桁ノコト

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鷲廳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擲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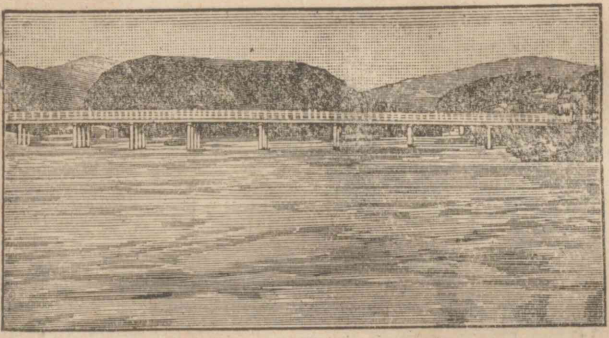
圖地ノ近附都京

亂、流ヲ横ギリ渡ル

馬條、音バタク、馬ノ腹帶  
超來、音テウシヨウ、ココハ乘リ越エテ前ニ出ヅルコト

北兵、義仲ノ兵ヲイフ、義仲ノ北方ヨリ起リシガ故ナリ  
辟易、音ヘキエキ、驚キ卻クコト  
搏戰、シミウチシテタカフコト

久有<sup>シ</sup>二騎<sup>リ</sup>鞭<sup>ツ</sup>馬<sup>ヲ</sup>亂<sup>レ</sup>流<sup>ヲ</sup>而<sup>テ</sup>進<sup>ム</sup>。先<sup>ニ</sup>者<sup>ハ</sup>景<sup>季</sup>、後<sup>ニ</sup>者<sup>ハ</sup>高<sup>綱</sup>。高<sup>綱</sup>自<sup>レ</sup>後<sup>リ</sup>給<sup>フ</sup>景<sup>季</sup>曰<sup>ク</sup>、子<sup>ノ</sup>之<sup>マ</sup>馬<sup>條</sup>慢<sup>ク</sup>矣<sup>。</sup>景<sup>季</sup>駐<sup>マ</sup>馬<sup>ヲ</sup>約<sup>ク</sup>條<sup>ヲ</sup>。高<sup>綱</sup>則<sup>チ</sup>超<sup>レ</sup>乘<sup>リ</sup>而<sup>テ</sup>過<sup>ギ</sup>。上<sup>リ</sup>岸<sup>ニ</sup>自<sup>レ</sup>名<sup>ス</sup>景<sup>季</sup>踵<sup>ヲ</sup>上<sup>リ</sup>。義<sup>經</sup>上<sup>リ</sup>功<sup>薄</sup>。高<sup>綱</sup>爲<sup>ス</sup>先<sup>ニ</sup>登<sup>リ</sup>第<sup>一</sup>。景<sup>季</sup>爲<sup>ス</sup>第<sup>二</sup>。畠<sup>山</sup>重<sup>忠</sup>以<sup>テ</sup>手<sup>ヲ</sup>兵<sup>ヲ</sup>繼<sup>テ</sup>渡<sup>ル</sup>。行<sup>キ</sup>親<sup>レ</sup>射<sup>レ</sup>之<sup>ヲ</sup>。中<sup>ニ</sup>其<sup>ノ</sup>馬<sup>。</sup>重<sup>忠</sup>泗<sup>ヲ</sup>而<sup>テ</sup>達<sup>ス</sup>岸<sup>ニ</sup>。揮<sup>テ</sup>刀<sup>ヲ</sup>而<sup>テ</sup>進<sup>ム</sup>。北<sup>ノ</sup>兵<sup>辟</sup>易<sup>ス</sup>。義<sup>經</sup>乃<sup>チ</sup>以<sup>テ</sup>全<sup>ク</sup>軍<sup>ヲ</sup>渡<sup>リ</sup>。擊<sup>テ</sup>大<sup>ニ</sup>破<sup>レ</sup>之<sup>ヲ</sup>。行<sup>キ</sup>親<sup>レ</sup>搏<sup>ク</sup>戰<sup>ス</sup>而<sup>テ</sup>退<sup>ク</sup>。義<sup>仲</sup>馳<sup>テ</sup>使<sup>テ</sup>請<sup>フ</sup>法<sup>皇</sup>幸<sup>ニ</sup>醍<sup>醐</sup>寺<sup>。</sup>弗<sup>シ</sup>聽<sup>ク</sup>。則<sup>チ</sup>率<sup>テ</sup>兵<sup>ヲ</sup>馳<sup>テ</sup>



川 治 宇

而<sup>テ</sup>退<sup>ク</sup>。義<sup>仲</sup>馳<sup>テ</sup>使<sup>テ</sup>請<sup>フ</sup>法<sup>皇</sup>幸<sup>ニ</sup>醍<sup>醐</sup>寺<sup>。</sup>弗<sup>シ</sup>聽<sup>ク</sup>。則<sup>チ</sup>率<sup>テ</sup>兵<sup>ヲ</sup>馳<sup>テ</sup>

股栗、音コリツ、フルヘアガル  
木幡、コバタ、京都府宇治郡ニ在リ

累、シキリニ

赴<sup>キ</sup>其<sup>ノ</sup>宮<sup>ニ</sup>。拔<sup>キ</sup>刀<sup>ヲ</sup>瞋<sup>テ</sup>目<sup>ヲ</sup>立<sup>テ</sup>于<sup>テ</sup>階<sup>下</sup>。具<sup>ヲ</sup>輿<sup>ヲ</sup>趣<sup>テ</sup>幸<sup>ス</sup>。宮<sup>中</sup>股<sup>栗</sup>會<sup>ハ</sup>有<sup>リ</sup>來<sup>テ</sup>告<sup>ス</sup>東<sup>軍</sup>已<sup>ニ</sup>至<sup>ル</sup>木<sup>幡</sup>矣<sup>。</sup>義<sup>仲</sup>馳<sup>テ</sup>出<sup>テ</sup>遇<sup>テ</sup>行<sup>キ</sup>親<sup>レ</sup>忠<sup>。</sup>合<sup>シ</sup>其<sup>ノ</sup>兵<sup>ヲ</sup>僅<sup>ニ</sup>三<sup>百</sup>騎<sup>。</sup>望<sup>ミ</sup>見<sup>テ</sup>東<sup>軍</sup>旗<sup>幟</sup>彌<sup>ル</sup>天<sup>。</sup>曰<sup>ク</sup>吾<sup>レ</sup>死<sup>ス</sup>矣<sup>。</sup>諭<sup>シ</sup>將<sup>士</sup>散<sup>リ</sup>去<sup>ル</sup>。衆<sup>ヲ</sup>請<sup>フ</sup>生<sup>死</sup>相<sup>從</sup>。義<sup>仲</sup>乃<sup>チ</sup>進<sup>ミ</sup>冒<sup>シ</sup>東<sup>軍</sup>。重<sup>忠</sup>景<sup>時</sup>等<sup>累</sup>進<sup>ム</sup>。皆<sup>潰</sup>。義<sup>仲</sup>驅<sup>テ</sup>進<sup>ム</sup>。與<sup>テ</sup>義<sup>經</sup>遇<sup>フ</sup>。義<sup>經</sup>以<sup>テ</sup>數<sup>百</sup>騎<sup>攢</sup>蹄<sup>。</sup>衝<sup>テ</sup>擊<sup>テ</sup>。因<sup>テ</sup>亂<sup>レ</sup>射<sup>テ</sup>之<sup>ヲ</sup>。義<sup>仲</sup>大<sup>ニ</sup>敗<sup>レ</sup>被<sup>テ</sup>創<sup>ス</sup>。以<sup>テ</sup>殘<sup>リ</sup>兵<sup>ヲ</sup>退<sup>ク</sup>走<sup>ル</sup>。

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是晝讀書。夜學擊劍。爲人甚趨捷。爲衆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可復做乎。強之。竟弗聽。賴義。

二四 一谷之戰

賴

裏

一 義經向西門

生田、イッダ、神  
戸市ノ東、三宮  
附近  
一谷、兵庫縣武庫  
郡須磨村鐵粉峰  
ノ南方ニ在リ  
二月三日、壽永四  
年  
忌辰、命日、清盛  
ハ養和元年閏二  
月四日薨ス  
兼行、行程ヲ倍シ  
テ行クコト  
三草山、兵庫縣加  
東郡上福田村ニ  
在リ

宗盛奉安德天皇自南海徙山陽。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餘。擊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爲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

稽留、音ケイリウ  
逗留ニ同シ

聞道、ヌケミチ

此公、義經ヲサス

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鶴越。鶴越者。城後聞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闚之。季重甲冑按刀。

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敵闢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

勝兵。稽留。忌辰。天未曙。

冒險混進。孰後孰先。

二 向鶴越

輕卒、身ガルケイ  
アタナタル卒

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五百

被髮、髮ヲフリ  
ミダスコト  
自標、自分ノ目ジ  
ルレストスル

鄉導、嚮道ニ同ジ  
道案内

翁嫗、音オウウ、  
ヂヂトババト

高顯、音カウケン  
頰骨ノ高キコト

齒、ヨハヒト訓ム  
年齒ナリ

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簾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鶴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見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顯。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鶴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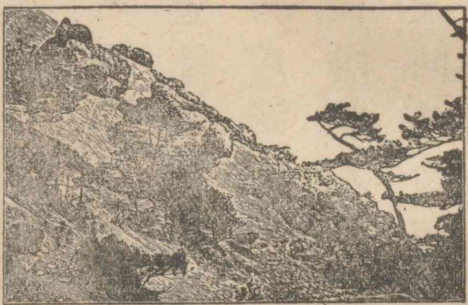


願、情二同

胃鞍相觸、後人ノ  
胃ト前人ノ鞍ト  
相觸レアフ

乘輿、安德天皇ヲ  
サシ奉ル

耳。先衆馳之。至鶉越。則天明。類視城中。二門戰方  
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  
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  
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  
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  
三千騎皆倣之。胃鞍相觸。直達  
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  
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



鶉越

乘之。煙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  
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

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  
能之衆。保于屋島。

輕卒。被髮。自標。鄉導。翁媪。類視。駭擾。  
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鹿四足。馬四足。等耳。

二三 題常磐抱孤圖 梁川孟緯

雪灑笠檐風捲袂 呱呱覓乳若為情  
他年鐵拐峰頭險 叱咤三軍是此聲

二六 須磨(綠野) 齋藤正謙

二十一日早發。過長田神祠。此間古墓累累相望。皆為平氏將  
士死壽永之役者。至須磨。戶垂簾。云。是行宮遺風。未知然否。

梁川孟緯、美濃ノ  
人、屋巖ト號ス  
孤、ミナシゴ、牛  
若ヲサス  
笠檐、音リフエン  
笠ノフチ  
呱呱、音ココ、赤  
兒ノ啼聲  
鐵拐峰、鶴越ノ南  
ニ在リ、拐、音  
カイ  
頭、ホトリ、アタ  
リ

屋島、香川縣高松  
市ノ東方二里餘  
ニ在リ

入觀福祥寺。號曰須磨寺。堂宇古朴。守僧觀平氏遺物。余疑其偽贗。不肯而去。數百步至一谷。兩崖峻絕七八丈。兩崖上頗廣平。為行宮之墟。其西為二谷。又其西為三谷。路旁有一石塔。相傳為教盛墓。鐵柵鉢伏。二峰傾翠臨谷。源判官當日之威。猶有存者。余低回不能去。懷古慨然。

二七 格言

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史記)  
先則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史記)  
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孫子)

戰  
地  
ハ  
タ  
イ  
モ  
早  
イ  
ニ  
シ  
ル  
コ  
ト

二八 屋島之戰

額 裏

一 逆櫓之爭

壽永四年二月。義經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众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而勦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

渡部、大阪市東區  
内ノ地

舳、音テク、トモ  
艫、音ロ、ヘサキ  
通患、押シナラレ  
テノウレヘ

介、甲ナリ  
勦、盡ク殺ス

日笑、目ヲ以テ朝  
突スル

託言、ソレニカコ  
ツケテイフ  
落宴、落成ノ祝宴

尼子浦、徳島縣ニ  
在リ  
瑟縮、スクミテ仲  
ビザルコ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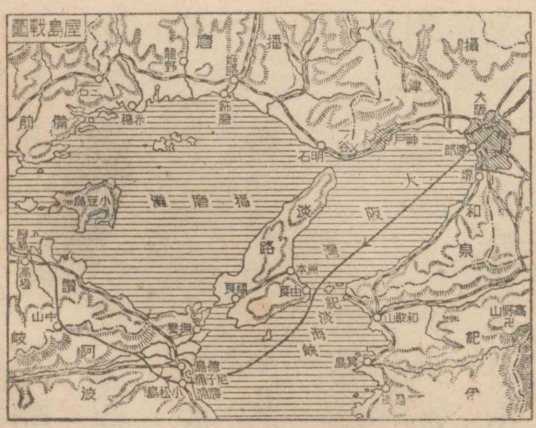
「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求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

中山、香川・徳島  
兩縣ノ界ニ在リ  
内府、内大臣宗盛  
ヲサス

六條夫人、六條攝  
政基實ノ室

九郎、義經ノイフ

田口良連進至中山、見一卒齋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内府徵者。如聞源氏織淀川。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齋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内府妹也。」



屋島之圖

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

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

猶乎鹿乎。吾不自知。行死止死。死一耳。

二 宗高射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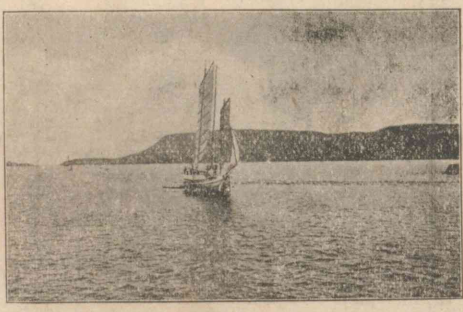
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

生兵アラテノ兵ナリ

晡、音ホ、日ノクレガタ

扇、音ノカナメ

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奥者。義經喜。以為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



望遠島屋

姫。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

鐵搭、鐵ノ熊手  
扱、音キフ、搥キ  
寄セテ取ル

豎、音ソユ、侍者  
ナリ

死且不朽、身ハ  
朽ナテモ名ハ朽  
ナヌ

肯、音ケン、肯  
ナブルコト

鐵搭鉤其胃。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公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第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公。代公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公。慶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慶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

贈、音バウ、死者  
ニ物ヲ贈ルコト  
贈、音ジン、行者  
ニ物ヲ贈ルコト  
ハナムケ

佐野、栃木縣ニ在  
リ  
北條氏、相模小田  
原城主  
平語、平家物語

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明日。義經侵晨復攻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

瀨戸内海。春則群島籠霞如眠。夏則山海皆綠似醒。秋則山山紅葉織錦。冬則樹樹白雪重綿。而漁家民屋點綴其間。沿岸名勝之地不少。就中嚴島稱日本三景之一。屋島壇浦源平戰爭之地。動人之感興者多矣。(市村瓊次郎)

二九 了伯聽平語 大觀 清崇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警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法師為唱二曲。一係佐

歎歎、音キヨキ、  
ススリナク

吾今而知、吾ハ今  
トナリテ知リタ  
リトノ意

名馬、池月ヲイフ

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

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三〇 忠春撰甲

鹽谷世弘

水野忠善、豪爽好武、尚氣節、重賢士。其子忠春之初撰甲也、忠善命一耆老為賓。忠春結束既畢、踞胡床以坐。賓奉觴祝曰、美哉暨暨乎。將為經文緯武之將、以揚祖先之光烈。旋而視其背、大聲曰、其中未可保也。撞墜諸床、一座愕然。忠善大喜曰、使忠春志斯言、臨事輒省之、庶乎其為良將矣。重賞其人。

水野忠善、岡崎ノ城主  
撰甲、鎧ヲツク  
ルコト、武家ノ冠禮、撰、音ツワン  
耆老、音キラウ、老人  
賓、エボシオヤ  
暨暨乎、音キキコ  
マ  
タケダケシキサ  
經文緯武、文武兼備ノコト  
其中、心ノ中  
輒、スナハチ、イツモノ意

青山延子、水戸藩ノ儒者、拙齋ト號ス。少將、光園ノ繼嗣綱條ヲイフ。限、オトス、音干

怒、音カク、ツツシムコト

三一 源義公諭諸士子弟 青山延子

源義公、既致仕歸水戸、召諸士子弟、諭之曰、少將富春秋、汝曹皆少。一旦緩急、汝曹皆當奮勇而隕首馬前。然臨危致命、士之常

青山延子

史記

分。血氣之勇、盜賊猶能之。非所以望汝曹也。士之所以爲士者、非死之難、處死爲難。不可生而生、不可死而死、皆非道也。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平日講學、明五倫、務要篤實、謹怒。此汝曹所孜孜當厲志也。僥倖邦家有事、欲

發賊、害ヲナスモ、穀ヲ食フ蟲。又子有親、又子有別、表印有市、の友、安積信、岩代人、良齋ト號ス

保科正之、二代將軍秀忠ノ第四子ニシテ保科正光ノ養子トナル、會津ノ藩主、淡泊、質素ノ生活、相規、戒メ正シテフコト、魯、オロカ

謀<sup>ラント</sup>功利者、思亂樂禍之徒、而治平之整賊也。可不戒哉。

富春秋。臨危致命。篤實謹怒。僥倖。五倫—五典—五常。汝曹—汝輩。

三二 樂 安 積 信

保科正之、嘗問侍臣、何所樂也。小樞與五右衛門對曰、臣有二樂焉。家貧財乏、順天命、甘淡泊、未嘗知驕奢之事。一樂也。正之問其二。曰、難言也。強叩之。曰、臣生不爲諸侯、二樂也。公驚問之。曰、士庶有師友。過失相規、又自警戒、遷善。故資性雖魯、不至

容悅、コビヘツラ  
同護、カバフ  
遷就、強ヒテ理窟  
ヲツク

兢惕、音キヨウテ  
キ、イマシメオ  
ソルルコト

於大愚。惟諸侯不然。群臣皆以容悅為事。不肯忤其意。有善則贊美過實。有不善則回護。而遷就之。是以雖有聰明之資。絕倫之才。不學無術。卒歸於大愚。故曰。生不為諸侯。二樂也。正之諫然感起曰。善。我當夙夜兢惕。求不為愚人。正之由是好學。延山崎闇齋待以賓師之禮。竟以德業著云。

兢惕——兢兢——戰戰兢兢。夙夜——夙興夜寐。

今之學者。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慎。德力行之功。常少。故雖文學漸進。然德行之不進也。宜矣。且雖文學長進。然不能開明義理者多矣。此皆讀書之人所當恥也。(貝原篤信)

三三 村上義光

大日本史

一 奪還錦旗



王親良護

元弘之亂。護良親王。逃吉野山。土人芋瀬莊司。以兵要路。親王遣從者諭之。莊司對曰。臣豈敢過皇子。但定遍搜索太急。請留錦旗。若近臣一兩人。得以為辭。赤松則祐。進曰。見危授命。士之職。臣請留死。平賀三郎曰。股肱不可失。宜以旗見授。親王從之。得過村上義光。後至。遇莊司。

定通、熊野ノ別當  
ニシテ賊ニ黨ス  
為辭、申譯トナ  
スコト  
見危授命、論語  
ニ云ク「子曰、  
見得思義、見  
危授命」ト  
股肱、モモトヒヂ  
ト、臣ニタトフ



見錦旗怪問獲寶義光大怒曰奴輩何無禮直前奪旗莊司驚愕不顧而去親王喜曰吾有三傑天下不足平也

二吉野陷

親王據吉野賊以大兵來攻外城既陷親王退入帳飲義光鎧被矢如蠅毛來跪曰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袍鎧詭為大王死大王乘間遁去親王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聲曰大王輕死何以濟大業進解親王鎧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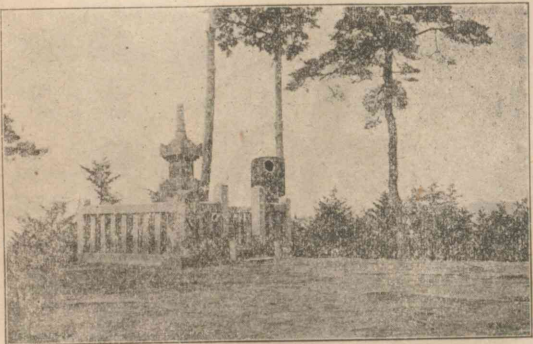
護良親王花押

缺飲、音ケツイン  
ワカレノサカダ  
キ

徒死、犬死ノコト

引決、自殺ノコト

劃、サク、腹ヲ一  
文字ニ切ル



村上義光墓

王揮淚而行義光乃被鎧登城樓子義隆來欲俱死義光曰速去為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遙望親王去遠大呼曰今上第三皇子護良引決汝等行受天誅見我自刃以為法乃劃腹抽腸擲壁而斃賊兵聚觀不計親王脫出已而覺之追躡義隆單身還鬪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入林中自殺親王終獲免義隆

年十八矣

日本外史鈔三

三四 正成勤皇一

賴

裏

楠木、原本楠二作ル

楠木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

兄、為左大臣、賜姓橘。橘氏

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

內者、以楠木為氏。楠木氏

始著於後醍醐天皇時云。

當帝時、北條高時失政、其

家宰長崎高資等擅權、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帝陰

謀乘是時、討滅之。高時聞之、遣兵西上、遂謀廢帝。



楠木正成

笠置山、京都府相樂郡二在リ

帝謀知之、逃之南都、避於笠置山。北條氏兵來攻。

帝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

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涕、白曰、天下無地、容三陛

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

木從南楠。當有姓楠木人、出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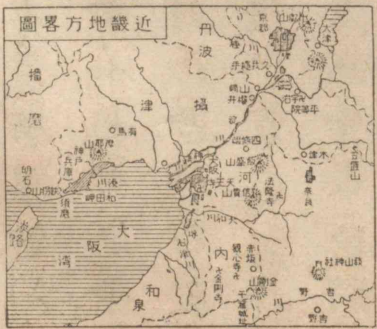
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問之曰、

地方豪傑、豈有姓楠木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

楠木正成者焉。正成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

貴山、而生焉。小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

志貴山、奈良縣生駒郡二在リ



近畿地方之圖

赤阪、大坂府南河  
内郡ニ在リ

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寶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阪。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

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

三五 正成勤皇二

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阪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算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

算、音ヘイ、蔽ト  
通ズ、カクル  
掀、音キン、ササ

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復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之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皇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

長柄杓、柄ノ長キ  
ヒレヤク

奔命、命ヲ奉ジテ  
奔走スル

夜稍稍逃入、金剛山。留一人、戒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

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長年帶劍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高時已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觀天日哉。詔使正成先驅歸闕。(報襄)

二十三日、元弘三  
年五月

三六 高德唱義

賴

襄

兒島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  
 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後醍醐天皇在笠置  
 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  
 木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  
 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  
 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  
 義不爲無勇也蓋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  
 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  
 聞道至杉阪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



兒島高德

要待伏セスル  
 舟阪山兵庫縣赤  
 總郡ニ在リ  
 杉阪兵庫縣佐用  
 郡ニ在リ

西遷云云元弘二  
 年春隱岐ニ遷  
 サレ給ヘルコ  
 ト

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  
 得聞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句  
 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  
 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皇者也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爲仁論語

三七 高德題櫻圖

齋藤

德

踏破千山萬嶽煙 鸞輿今日到何邊  
 單簑直入虎狼窟 一七深探鮫鰐淵  
 報國丹心嗟獨力 回天事業奈空拳  
 數行紅淚兩行字 付與櫻花奏九天

句踐越王ノ名  
 范蠡ハ其ノ臣  
 ナリ蓋シ高德  
 句踐ヲ以テ帝ニ  
 比シタテマツ  
 リ范蠡ヲ以テ  
 自ラ比シ暗ニ  
 己ノ帝ヲ輔ケタ  
 テマツリテ興復  
 ヲ圖ルノ志アル  
 ヲ示セルナリ

同天事業、恢復ノ  
 コトヲイフ

新田郷、今ノ群馬縣新田郡内ノ地

踏躑、フミアラス

義助、義貞ノ弟

我、音サウ、コロ

三八 義貞攻鎌倉一

賴

裏

高時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踏藉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拒利根川。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戕使者、而誅死一也。寧死於皇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

生品祠、新田郡生品村ニ在リ

笠懸野、新田郡北邊ノ原野ナリ

元弘三年五月八日



源朝臣  
義貞花押  
二千騎、衆謂敵來矣。  
漸近則越後宗族來

以爲然、乃起兵。大館宗氏、堀口貞滿、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爲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川側塵起、有兵至。可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今旦、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

入間川、埼玉縣入間郡ニ在リ

久米河、東京府北多摩郡ニ在リ

生兵、アラテノ兵

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川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貞將之。前後夾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

三九 義貞攻鎌倉二

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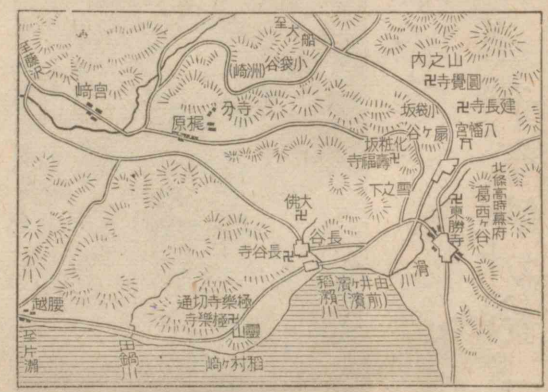
鶴水、積浪市鶴見區ノ地  
關戸、東京府南多摩郡多摩村ノ地

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飲酒相模。人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旦日。卷旗徐進。敵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

極樂寺阪、鎌倉ノ西南ニ在リ、片瀬ニ通ズル道ニ當ル  
 兒養阪、鎌倉ノ北ニ在リ、大船ニ通ズル道ニ當ル  
 假粧阪、鎌倉ノ西北ニ在リ、藤澤ニ通ズル道ニ當ル  
 山内、鎌倉ノ山北ニ當ル庄名

越在、越ハ遠ナリ遠方ニサマヨヒ給フコト

戸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兒養阪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阪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内。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



鎌倉之圖

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新田氏威振關東。

響應 震駭 鏖戰

大 沼 厚

殘月憑高望敵營。寶刀應待忠臣用。

洪濤巨艦列崢嶸。離匣鏘鏘躍有聲。

大河聲、江戸ノ入北山ト號ス  
 崢嶸、音ソウツクワウ、高クソバダツサマ

舉族、一族ノモノ全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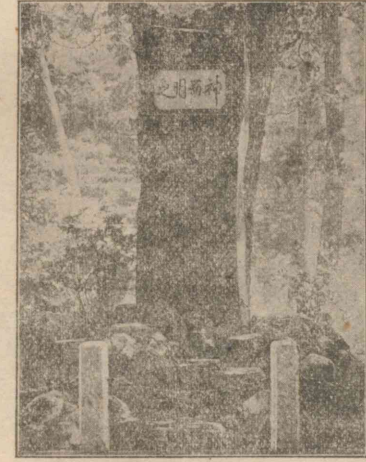
依田百川、下總ノ人、學海ト號ス

繼其業、父祖ノ業ヲツケ

四一 塚原ト傳

依田百川

塚原ト傳、常陸、塚原人。父曰、土佐守、學劍法於下總人飯條長意、擊刺妙天下。ト傳繼其業、仗劍周



塚原ト傳碑

游諸州、自稱其劍法、曰、無手勝流。人不能解其何故也。嘗東歸過近江、上湖舟。見六七客、中有一士人、狀貌猗猗、鬚髯繞面。自謂、精武技、天下無敵。ト傳抱膝坐睡、如不聽者。士睥睨曰、吾子亦佩刀、盍一言。ト傳徐曰、僕之技與君異、

猗猗、音サウダヤ  
醜惡ノサマ  
睥睨、音ヘイゲイ  
ニラム

紅牛

盪、音ダウ、推レ  
勳カス

不求勝人、欲不敗耳。士作色曰、子術何名。曰、無手勝流是也。所佩何用。曰、是斷私心、非斬人也。士益怒曰、子徒手敵我耶。曰、可。士呼舟人、上岸。ト傳遙指一洲曰、請於彼。乃命舟近洲。士躍起、上陸拔劍。麾曰、客來。客來。ト傳脫刀、付之舟人、奪其棹。一盪舟、開去岸數丈。大笑曰、無手勝流是矣。

盍一言——何不一言。如不聽者——為不聽者。

雖有聰明之質、而無謙遜之德、則必負一己之力、為自足而不資人。故多所蔽塞、而不旁通。所謂自用、則小也。此學功之所不能成也。(貞原篤信)

四三 孔孟之道

原

善

原善、江戸ノ人、  
念齋ト號ス  
山崎闇齋、名ハ嘉  
京都ノ儒者

小子、弟子ガ師ニ  
對シテイフ言、  
ワタクレドモ



山崎闇齋嘗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  
山孟之道者爲之如何弟子皆  
不能答曰小子不知計所爲  
願聞其說闇齋曰不幸若逢  
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鏡  
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練語】 闇齋天性峭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其講書音吐如鐘  
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 (原善)

四三 仁齋化賊

原

善

伊藤仁齋、京都ノ  
儒者、名ハ維嶺  
劫賊、音ゴフブツ  
オヒハギ  
腰纏、ドウマキ、  
金錢ヲ入レテ腰  
ニマトフ袋  
敝緇袍、ヤブレレ  
ドテラ

草竊、盜賊ヲイフ  
舉止、グチキフル  
マヒ、動作

伊藤仁齋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缺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緇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爲業乎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爲爲業吾何拒焉輒脫衣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爲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爲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不

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耳。言未畢賊皆



伊藤仁齋

頤首涕泣曰噫君與吾均是人也。而事業之迥異如是。吾甚恥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飲灰洗胃、過ヲ悔イテ、自ラ新ニスルコト

吾何拒焉——吾不拒焉。人而無道禽獸耳。

仁齋有五子。長原藏、次重藏、次正藏、次平藏、次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足以世其家學。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原善)

四四 真儒者

原

善

伊藤長堅、字才藏、號蘭隅。仁齋第五子。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重。其始講經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座汗掌。以為此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待臣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隅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暢、辯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真儒者也。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

端重、タダシクオチツクコト 大人、音タイジン 位ノ高キ人 巍巍然、高大ナルサマ 稱、シトネ、レキモノ

蒲生重章、越後ノ人、發乎ト號ス

四五 白石友誼

蒲生重章

關羅王、地獄ノ王、閻魔大王

新井白石、名君美、家貧甚。人或勸之業醫。白石不肯。師木下順庵、專意經史。常慨然拊髀曰、大丈夫、



新井白石

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王。既而遊事古河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貧益甚、止有青錢三百米三斗。曰、有此未餓凍餓。讀書晏如也。順庵欲薦之。加賀侯、適同門生、有加入岡島仲通者。感然語白石曰、僕負笈遠遊、有年於茲。老母日倚閭待僕歸。

加入、加賀ノ人、倚閭、母ガ其ノ子ノ歸リヲ待テ訖、アルコト

先容、サキニトリ、ナスコト

擠、オシオトス

若幸得賴吾師先容、釋褐於本藩、則吾願足矣。白石即以告順庵曰、君美求仕、何國之擇。請捨美薦仲通。順庵歎曰、世道日下、人情輕薄、擠人求進、此皆是如吾子、絕無而僅有者。乃薦仲通。

關原之役、石田三成被捕、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長政視之惘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

土屋弘、和泉ノ人、鳳洲ト號ス

四六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廣瀨建

休道他鄉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親。柴扉曉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

叔生祖徠

四七 叔生祖徠

原

善

叔生祖徠、字ハ茂卿、名ハ雙松、漢學ノ大家、延寶、靈元天皇ノ年號、譯文空蹄、六卷、文字ノ用法ヲ解説レタル書、祖徠ノ撰ナリ

大學諺解、假名文エテ大學ヲ解釋セル書、林道春ノ著、先大父、亡祖父ヲイフ、府君、亡祖父ノ尊稱、籥際、音エンサイエンガハ、齋、讀書ノ室

叔生祖徠、父方庵、以醫仕於幕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祖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空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二年、日與田夫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群書也。」  
祖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至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

其平生惜分陰者、率此類也。

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

香料、書物ノ講義料ニヨリテ生活スルコト、増上寺、三蔵山ト號ス、淨土宗、東京芝公園内ニ在リ、腐渣、豆腐ノ滓



叔生祖徠

上寺前、有賣豆腐者。隣祖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渣。後至食、祿月贈米三斗以報之。或問祖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他嗜玩。惟嚙炒豆、而

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  
祖徠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學、

詆毀、音テイキ、品評スルコト、熊澤、善山、伊藤、仁齋

則東海始出一聖人。

出就簷際。手無釋卷之時。舌耕不給衣食。不藉講說。遍通群書。

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既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為學。須要及時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佐藤坦)

四八 格言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淮南子)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岡本監輔、德島縣

ノ人、韋庵ト號

高杉晉作、長門ノ

志士

松下村塾、山口縣

萩市内ニ在リ、

吉田松陰ノ家塾

方、長州ノ勤皇

家、安政六年江

戸小塚原ニ斬ラ

ル、年三十

不羈、音フキ、ワ

ガママ

聯璧、一對ノ玉、

ニツ揃ヒテ立派

ナルモノニ譬フ

四九 松下聯璧

岡本 監輔

高杉晉作、號東行。天資英邁。不群。識見過人。幼時好賦歌詩。已而廢之。專攻兵書。年十九。入松下村塾。從吉田松陰受業。松陰素稱久阪玄瑞為國士無雙。及獲晉作。大喜。每議事。多延晉作。然晉作任才不羈。玄瑞守教攻苦。故松陰常稱玄瑞。動抑晉作。晉作為之發憤。業大進。玄瑞歎曰。晉作非吾所及也。晉作聞之曰。玄瑞天下之奇傑。我可得與之比乎。松陰聞之。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此。國家之福也。晉作玄瑞適同齡。時人稱為聯璧。

英邁不群。攻苦。不羈。國士無雙。  
聯璧——雙璧。發憤——奮發。推讓——推服。

五〇 臨別與諸生(練習) 吉田 矩方

男兒生斯世。醉生夢死。一無可稱道者。不啻辜負君父。將何以俯仰天地。今僕將往東。歸來無期。不可復見諸生。諸生厚自淬勵。立忠孝于天地。乃不負所學也。目今吾黨頗有志士。吾之去。未足悲也。

五一 松門受教 伊藤博文

道德文章。敬慕彝倫。精忠大節。感明神。  
如今廊廟棟梁器。多是松門受教人。

辜負、音コフ、ソムツ  
俯、仰、天地、俯仰、天地、愧、チズトノ意

伊藤博文、明治ノ元勳、春敵ト號ス  
彝倫、人ノ常ニ守ルベキ道  
廊廟、朝廷棟梁器、國家ノ重任ニ當ル人

日本外史鈔四

五二 湊川之戰一 賴 襄

延元元年五月、足利尊氏叛、與弟直義大舉東上、水陸並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當是時、比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答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為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

延元、後醍醐天皇ノ年號

顯家、時ニ鎮守府將軍タリ、陸奥ヲ鎮ス

前役、前年尊氏鎌倉ヨリ西上シ、京師ヲ攻メタル役ナリ

櫻井驛、大坂府三島郡島本村ニ在リ

計較、カンガヘツラベルコト

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皇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



楠公訣子圖 探幽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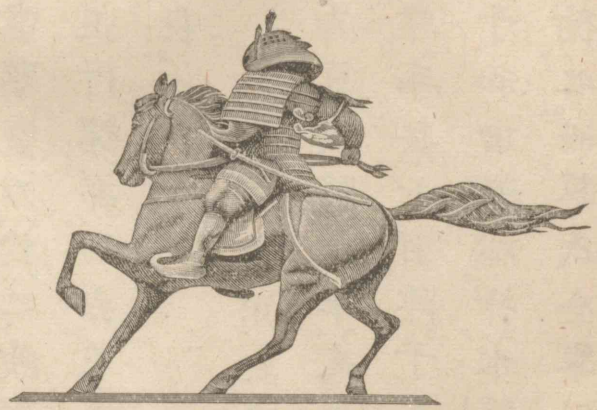
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當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

五三 湊川之戰二

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適也。先破前者而後接後者。

和田崎、神戸港ノ南端ニ在リ

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墮，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



楠 正 成 銅 像

耦刺、サレチガフ  
ルコト

聞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

自西宮濱海四里至湊川。楠公墓在焉。碑面八字，大書深刻。天下人所徧識。余齡未訖，既已誦之，歛其忠烈。今始得拜其墓。頓顙抵地，頭面盡受汗泥，不顧也。過川則為兵庫。（齋藤正謙）

五四 楠公別子圖

賴

襄

海甸陰風草木腥。史編特筆姓名馨。  
一腔熱血存餘瀝。分與兒曹灑賊庭。

海甸、匈音アン、  
畿内、フイフ、湊  
川ノコト

八月  
延元四年

五五 四條畷之戰一

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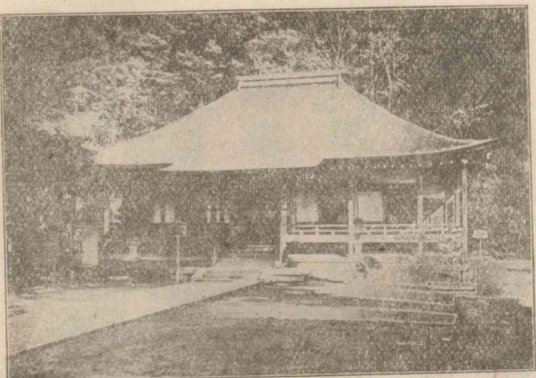
襄

正平、後村上天皇  
ノ年號  
畷田林、大阪府南  
河内郡ニ在リ

八月、後醍醐天皇崩、皇太子即位。是為後村上天皇。當是時、四方勤皇之師所在耗散、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行在金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來攻。正行正行設伏於畷田林、敗之。賊退守天王寺。正行奮戰、又走之。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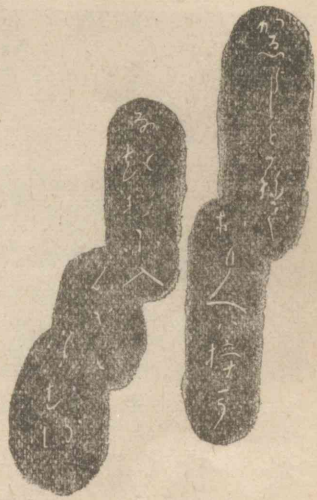
餘燼、燼ハ火餘ナ  
リ、餘燼ニ喻フ

渠帥、賊ノカシラ、  
師直ヲサス



寺輪意如

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内、屬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懼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被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



楠木正行辭世歌

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  
 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  
 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  
 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  
 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淚  
 而出、辭訣、後醍醐天皇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名  
 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接之。

五六 四條畷之戰二

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  
 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

四條畷、今ノ大阪  
 府中河内郡四條  
 畷村附近ノ地

畷、音テイ、牽制  
 ナリ、行動ヲサ  
 マテアルコト

龍、アセ、田中ノ  
 高庭ナリ

中堅、大將ノ居ル  
 所ノ軍

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  
 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  
 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  
 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  
 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  
 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  
 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  
 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  
 臣偽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  
 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

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龍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敢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蠅，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三。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木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

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五七 月照傳

蒲生重章

月照者，西京清水寺成就院住僧也。為人慷慨，重氣節，善和歌。初名宗久，稱久丸。家世業醫。久丸年甫十五，父玉井宗江攜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藏海上人為僧。天保乙未夏，代師藏海住持其寺，改名忍向，號月照。嘉永甲寅春，讓寺職於弟信

天保乙未、六年ナ  
嘉永甲寅、即天安  
政元年ナリ

先帝、孝明天皇

妖氛、邪氣ナリ

近衛公、諱忠熙

島津公、諱ハ齊彬  
親駕、逗留スルコ  
ト、親ハ音ダ  
ツ、解クナリ

海、歷ニ遊諸國、以觀察世道人心。丁巳、冬、夷艦泊浦  
賀港、天下洶洶。先帝深憂之。月照先衆唱義、出入  
諸公卿門、以勤皇事。又奉勅修法、禳妖氛。先帝賞  
其誠忠、至賜御書御衣。是以幕吏尤忌之。近衛公  
某恐其罹禍、命避難於薩摩、使薩藩士西鄉隆盛  
有村俊齋與俱。戊午、秋九月十日、月照與隆盛、俊  
齋、及僕重助等、同發京、抵大阪。適聞島津侯某稅  
駕於長下關、乃欲見之、買舟而發、阻風。十月朔、得  
達下關、則侯已歸國。隆盛乃欲先發告其主、謂月  
照曰、師當至、筑前博多、留侯予迎焉。乃分手去。月

照等至筑。或告幕吏、追踪甚迫。既而福岡藩士平  
野國臣來曰、事甚急、宜速潛行。乃自改名雲外、稱  
月照弟子。月照改名靜溪院、鑿水、僕重助改藤次  
郎、皆偽裝道士。下筑後川、從久留米、若津、抵柳河  
小保、又買舟而發。上薩摩市來港、至第二關、陳說  
詣鹿兒島、道士清淨光院、關吏叱不入、乃轉取迂  
路、海瀕、十一月八日、得達鹿兒島。十一日、詣清淨  
光院。是日、訪隆盛、而島津侯既病歿、終不得見。相  
對哭。居無幾、何、聞追捕又至、乃欲同隆盛等避難、  
於日向、泊舟于御舟浦。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

羅毒手、害二遭  
フナリ

僧臘、僧籍ニ在ル  
年ヲイフ  
顛沛流離、困難ヲ  
イフ

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  
月照相抱而投海。國臣等大愕各入海拯之。隆盛  
幸蘇而月照則不可救。翌日藩廳遣人檢之。隆盛  
夾囊中有月照歌二首。其一曰。大君乃為爾波何  
爾加惜加羅牢。薩摩乃世登爾身波。沈無登毛。於  
是國臣等復還薩旅舍。歎曰。我輩今罹幕吏毒手  
必矣。不若割腹而死。藤次說以未可死。既而國臣  
終放於日向。藤次押送京師。月照死時年四十六。  
僧臘三十六。葬于薩南林寺。月照顛沛流離之際  
或問曰。幕吏搜索如此急。師若被逮捕。能不變節

乎。月照笑而咏歌示之曰。弓矢登留身爾波。阿羅  
彌度比登筋爾。立志心乃末波加盤羅志。初月照  
好和歌。受歌道於近衛公。登其門籍。

月照筆蹟、大君の  
ためには、なに  
かをしからんさ  
つまのせとに身  
はしづむとも  
懐沙賦、楚ノ屈原  
ノ作ル所ナリ

月照筆蹟

善諷子曰。嗚乎。月照投  
海之辭。僅僅三十一字。  
乃可以抵彼懷沙賦二  
百餘言。豈不亦壯烈乎。

而世之稱歌人者。大抵遺外世事。嘯咏乎花鳥風  
月焉耳。豈足復稱哉。

豈不亦壯烈乎。豈足復稱哉。能不變節乎。

五八 西郷南洲傳一 土 屋 弘

忍岡、東京市上野公園地内ニモリ

髣髴、似ルコト

愚、ソレル

明治三十一年戊戌秋、西郷南洲銅像成、建于忍岡。余往觀、容貌魁傑、慨然想見平生壯圖、遂執筆作傳。庶幾得其髣髴也。

西郷南洲、鹿兒島人也。諱隆盛、稱吉之助、號南洲。仕島津侯齊興、為近習。侯知其異才、甚愛之。暇日講武、眾汲汲從事。南洲獨如不經意、去釣於江濱。眾惡之、侯笑曰、吉不與汝等群。會大夫某、直諫觸忌、命死。南洲父曰、吉藏常出入其門。大夫贈物為訣、吉藏抱之泣。南洲時年十四、在側亦泣。父問

景山、水戸藩主徳川齊昭ナリ

法性院、成就院ノ銀ナルガ如シ

尊攘、尊皇攘夷



南洲銅像

曰、何悲。曰、兒恨不能與斯人共直言極諫耳。聞者異之。及長、求交於天下名士。其扈從在江戶也。訪藤田東湖于水戸、邸談論數刻。東湖知為人傑、薦之。其主景山、景山乞之、島津氏、島津氏辭不遣。南洲去往京師、與清水法性院僧月照交。月照慷慨、常欲恢復朝權、納交西郷、竊有所計畫。當是時、幕府漸衰、勤皇之士起於四方。水戸藩首倡尊攘說。月照令南洲齎近衛氏密旨、赴水



戶屢與謀議。於是月照與南洲為幕府所指目。近衛氏俾月照避于奈良。月照從僕重助發京師。南洲送至大阪。謂月照曰：奈良褊小，且近接京師。不若暫避于我藩。乃僦船俱載，達赤馬關。南洲先歸，鹿兒島，索潛匿之地，而追捕益急。月照走筑前。筑前人平野次郎攜與俱至鹿兒島。南洲驚喜迎之，飲宴談論如平日。時安政五年十一月也。初南洲之歸也，請舍月照。藩吏不聽。至是南洲一夜旅裝，訪月照寓，具告以故。約俱投水而死。月照呼重助曰：將赴日州。速治裝，出抵海濱，乘舟。時望後一日，

海濱、海岸ナリ  
望、十五夜

月明如晝。南洲置酒舟中。月照書和歌一首示南洲。南洲徐起，朗咏者數，躍投于海。月照繼之。次郎等大驚，令舟子搜之不獲。已而兩屍相擁浮水面。重助等救護之舟中。南洲纔蘇，月照卒不蘇。南洲變姓名自晦，而物議喧然。藩命流于大島。南洲流大島，至此三次。因又改姓名，曰大島三右衛門。亡幾，藩主召還，參與政務。及征長之役，再起。南洲說藩主，釋京師之變所獲長藩俘囚，還之。繼遣使行

成、十カナホリ

五九 西鄉南洲傳二

十二月 十月ノ候

慶應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政權。朝廷大會公卿諸侯及陪臣、議革新庶政。南洲參畫建大策。戊辰之春、官軍徇東海道。南洲為總督府參謀、抵品川、先進入江戶。德川氏臣勝安房、往見南洲。南洲屏兵衛、單身出面。安房具陳慶喜恭順待罪狀。南洲傾聽良久、曰善。遂白之大總督有栖川宮、救護頗力。於是、大總督置府于江戶城、以部署諸軍。已而賊奔據函館。南洲受追討命、臨發謂人曰、吾復命不出三十日矣。果如其言。東北既平、朝廷特任參議、辭而不受。明治二年、賜賞典祿二

失望、心ニ不滿ヲ  
抱イテ怨ムコト

千石。以其功最顯也。南洲名遂重天下。六年五月、累進至正三位陸軍大將。此歲、南洲大論征韓事、曰、宜及今伐之、以制東洋形勢。而與在廷諸公、議不相協。因稱病歸鹿兒島。朝廷屢召不出。先是、辭賞典祿、不許。至此盡捐之、置私學于各鄉、教育藩子弟。亡幾、佐賀、萩、熊本相踵亂起。將士失望者、皆曰、機不可失。南洲曰、機何謂也。不聽。當此時、私學生徒、氣餒漸熾。世目曰、私學黨。十年一月、遂勸南洲舉兵。曰、在廷諸公、不足與有為。清君側、決大事。在此時、乃率一萬五千人、發鹿兒島。時二月十五

日也。詔褫隆盛官位。南洲取路肥後。與熊本城鎮臺兵戰。攻圍數月。城將谷千城堅守。已而官軍海陸並進。悉聚于熊本。南洲轉入日向。連戰皆敗。乃取平日所攜革囊。投之火。盡燒機密書。以滅其跡也。九月一日。衝圍取間道。還鹿兒島。據守城山。兵食皆竭。知其不可為。起曰。此吾死所也。將到岩崎谷。流丸中腰。倒別府新助走來。斫其頭。竊埋之。曰。不可俾敵得。是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一。城山崖腹有數坑。為賊將避彈丸處。坑壁有南洲詩。曰。籌策未成坑中夢。八州民庶恨秋風。人獲以寶之。

王子學、即王陽明學ナリ、王陽明ハ明ノ大儒、ソノ説、知行合一、良知良能ヲ主トナス  
西洲南洲筆「左ノ近作御覽ニ入申候此吉之助に於て萬一此の詩意ニ相反するか如き事も御座候ハハ御見限可ヒ下候申上度事ハ山々有之候得共書餘は他日談可致候荒々如此候頭首草々  
三月廿四日  
西洲吉之助  
大久保一藏様  
執事御中

在以此... 西洲南洲筆蹟

南洲通王子學善詩及書云。初南洲之起兵也。會諸將議計。第小兵衛進曰。宜二道並進。一從日州出。豐後一駕艦襲長崎。取熊本。以為根據。傳令四方。事庶幾成矣。桐野利秋曰。大軍發境。不可不用堂堂正正之陣。出奇兵。似示怯。恐墜我兵威。小兵衛出謂人曰。誤薩摩男兒者。必桐野利秋也。以中隊長激戰于木山路。遂歿云。

甄全、瓦全二同  
北齊書云、  
「大丈夫寧可三五  
碎、何能瓦全」下

六〇 偶 感

西 鄉 隆 盛

幾歷辛酸志始堅。  
一家遺事人知否。

丈夫玉碎愧甄全。  
不為兒孫買美田。

六一 偶 成

木 戶 孝 允

一穗寒燈照眼明。  
回頭知己人已遠。  
世難多年萬骨枯。  
年如流水去不返。  
邦家前路不容易。  
山堂夜半夢難結。

沈思默坐無限情。  
丈夫畢竟豈計名。  
廟堂風色幾變更。  
人似草木爭春榮。  
三千餘萬奈蒼生。  
千嶽萬峰風雨聲。

六二 題南洲先生終焉碑陰（練習） 鹽 谷 時 敏

鹽谷時敏、江戸ノ  
人、青山ト號シ  
大正十四年辛ス  
年七十一



南洲翁終焉之地碑

謂為叛賊乎、翼贊中興之業者、非先生耶。請為元良乎、作麿島  
之亂者、非先生耶。方先生以西藩一陪臣、首唱大義、決機定策、  
收復七百年既墜之大權、何  
其偉也。征韓議不合、挂冠歸  
鄉、為少壯子弟所逼、遂與之  
偕死而不悔、豈其本心乎哉。  
蓋先生之志、始終在尊皇。不  
幸被賊名、誠可悲也。己歲辛亥一月、余游麿島、觀城山洞窟、想  
從容就死之壯、俯仰低回、不能去。誰耶。能援筆顯先生之大節  
者、噫。

辛亥、明治四十四  
年

日本外史鈔五

六三 河中島之戰一

綱

裏

天文、後奈良天皇ノ年號

天文二十二年、村上義清等、自信濃、踰境、赴越後、

見上杉謙信、言曰、僕等爲武

田信玄所侵掠、容身無地、側

聞公威名、願請一下手、救援

謙信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

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



上杉謙信

定内亂、念賀越吾父讎、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丈

賀・越吾父讎、天文十一年、一向ノ賊加賀二起ル謙信ノ父長尾爲景自ラ之ヲ討ツテ賊二殺サル

程頤、道ノリ

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頤。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

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

不在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

以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

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

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



武田信玄

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兩宮、

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歸報曰、北軍銳甚、公

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

小田濱、新潟縣中頸城郡直江津町ノ西海岸ニ在リ

今川氏、今川義元

山本晴行、通稱助

南水  
相持  
手  
未

相持、對陣スルコ

庇、庇護、カバフ

傳發、命令ヲ傳ヘ  
テ出發スル

卯、午前六時  
未、午後二時

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為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為圓陣。平明、渡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横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

六四 河中島之戰二

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

既望、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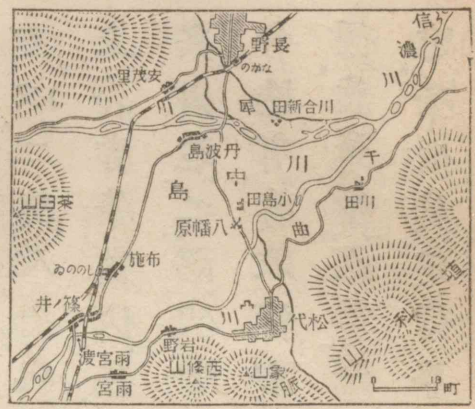
采樵者、キコリ

短、大ツナ

二十三年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聞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短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

校本改

黃襖、黄色ノ陣羽織  
騎馬、栗毛馬



川中島之圖

駿、流ノ急ナルコト  
武田信繁、信玄ノ弟

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

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騎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

長蛇、惡人ノコト  
信玄ヲサス

鷲津・丸根・大高・笠寺・香懸、皆  
愛知縣ニ在リ  
永祿・正親町天皇  
ノ年號

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

六五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賴

鞭聲肅肅夜過河。曉見千兵擁大牙。

遺恨十年磨一劍。流星光底逸長蛇。

六六 桶峽之戰一 賴

今川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織田信長、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不決。永祿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守定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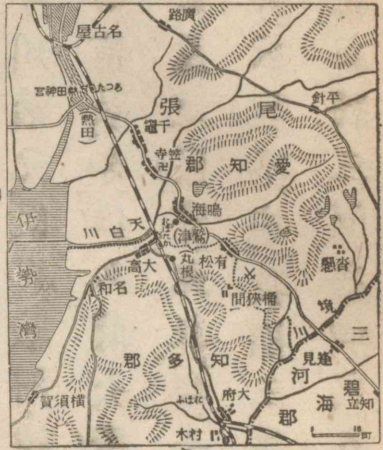
義元花押

兩城、驚津・丸根  
ライフ

來銳、攻メ來ル銳  
鋒

先君、信長ノ父信  
秀タイフ

遲疑、グツグツス  
ルコト



桶峽之圖

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

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而旦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援如何？」林通勝等說曰：

人生五十年云云、「げてんのうちをくらぶればゆめまぼろしのごとくなり一度生をうけ減せぬものある可き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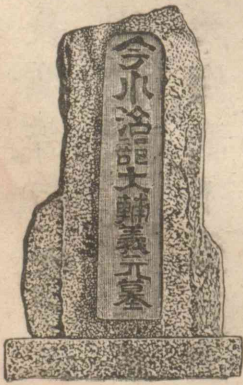
翁、音ガン、内殿

逡巡、音シエンジ  
コト  
ユン、タメラフ

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即被甲上馬，單騎擧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

六七 桶峽之戰二

此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



今川義元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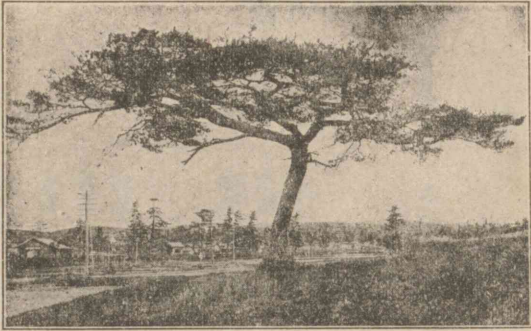
桶狹、愛知縣知多  
郡有松町ノ南ニ  
在リ

桶狹、愛知縣知多  
郡有松町ノ南ニ  
在リ

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大衆新  
 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  
 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  
 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  
 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  
 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  
 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  
 狹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  
 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  
 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

縱、音シヨウ、牙  
ニテツキサス

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



今川義元經掛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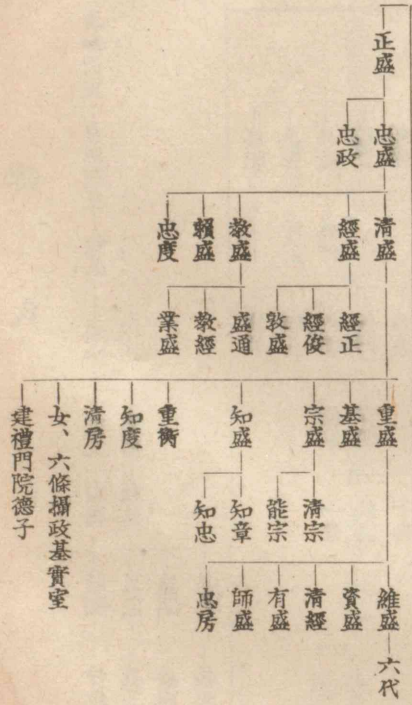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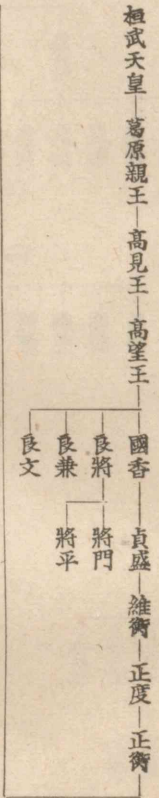
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  
 縱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  
 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  
 二千餘級乃賽熱田而還士  
 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  
 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香懸  
 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  
 天下

新訂漢文精選卷一終

附錄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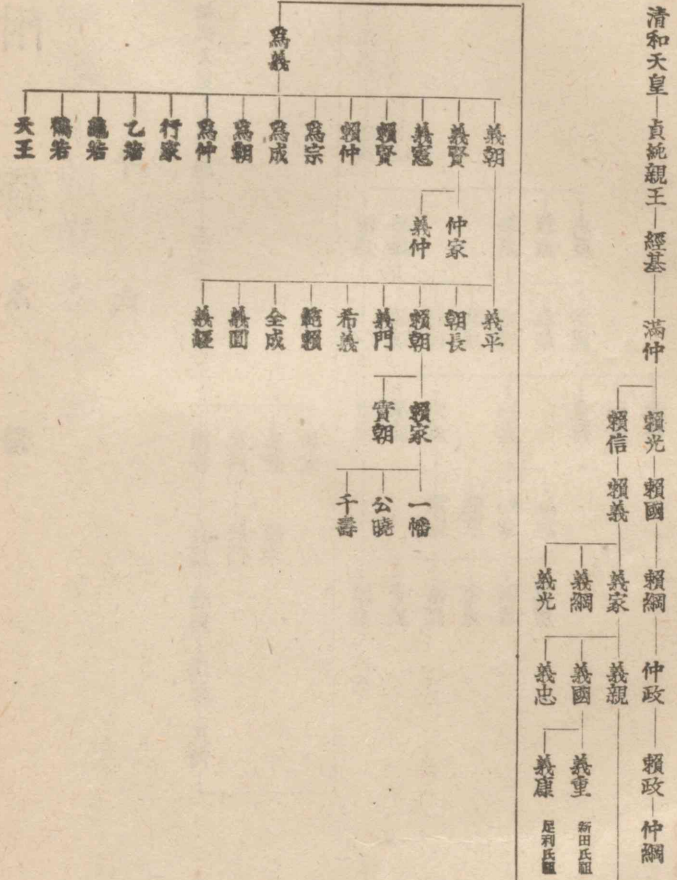
平氏

桓武天皇 葛原親王 高見王 高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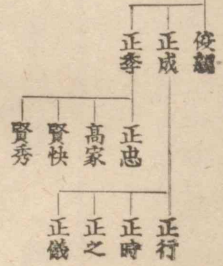
系譜

源氏



楠木氏

敏達天皇 難波皇子...楠諸兄...好古...正遠



新田氏

源義家 義國 義重 義兼 義房 政義 政氏 基氏 朝氏

義助 義興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  
中華學校國語文教科書

### 文部省檢定

新訂漢文精選  
(自卷壹至卷四)  
定價各卷五十五錢



著作權

著者 鹽谷 溫

發行兼印刷者 株式會社 弘道館

代表者 辻本 卯藏

印刷所 共同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一〇八

###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二丁目四十番地  
電話 九段 一三六八・一三六九番

株式會社 弘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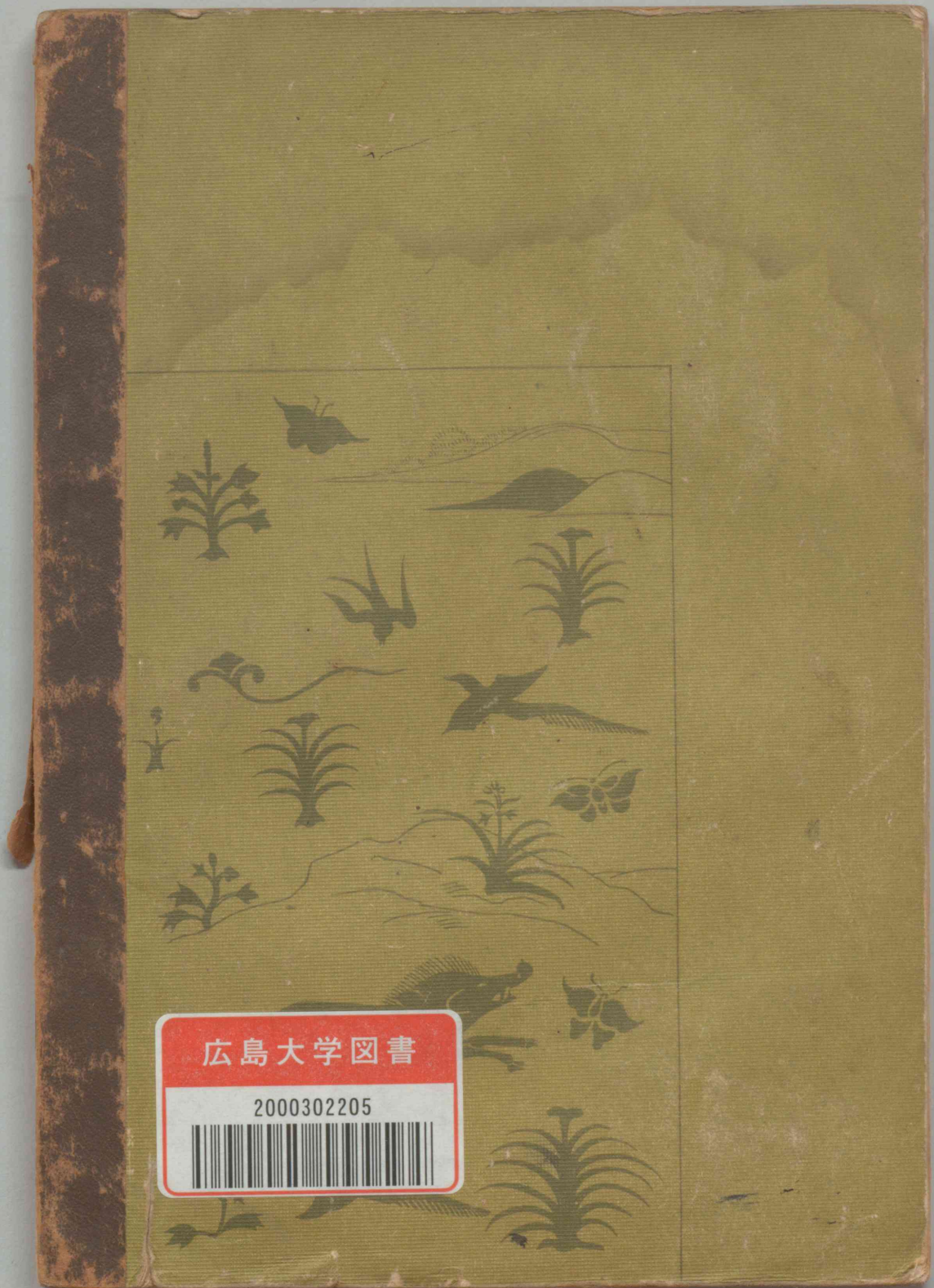
###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  
淡路町二丁目九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昭和十二年六月廿六日 印刷  
昭和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發行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訂正再版印刷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訂正再版發行

昭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訂正三版印刷  
昭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訂正三版發行



広島大学図書

2000302205

